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九回 金玉均寄書完用 東學黨作亂全羅

話說黃伯雄自從劍水驛病好，到了平壤，為李正當普通科科長，後來李正又升為全羅道的按察使，伯雄也跟他去了。後來打聽人說，侯元首在雲府教書，他捎信讓元首前來當差，元首不肯來，由是他二人各有安身之處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就是六年。這日伯雄在飯館吃飯，看對桌三位少年，講究起來了。那人說：「今天天氣實在清，咱三人好好在此飲幾杯。」那人說：「咱們只知來飲酒，想一想現在國家煞（啥）樣形？君王他日日宮中不理事，將國政全都靠給那奸佞。我既為高麗國中一百姓，就當保護我這錦江洪。況其（且）說人人皆有（是）一分子，那身家財產全都在國中。我今日正宜想個保國道，也就算保護身家活性命。若還是終日遊蕩把酒飲，這國家不久的就要傾。國家他好比一座高樓閣，我們這數多人兒在其中。一旦若柱子折了屋兒倒，我們可是何處去逃生？要想著保護國家無別道，在於我數萬人民學問成。如果是人人皆有學問，自能保國求強致太平。我有心除去他那西洋教，把我這東方學問興一興。連（聯）合那數萬人心成一體，好除治朝中那個狗奸雄。」那二人從著傍邊開言道：「賢弟的見識與我兩人同。」正是他三人對坐來講話，轉過來黃海人才黃伯雄。

話說黃伯雄見他三人，言的甚是正大，遂上前問道：「列位高姓大名？」他三人見問，慌忙起身答道：「在下姓金名有聲，這位姓錢名中飽，那位姓堯名在天，俱是本地的入氏。閣下貴姓高名？」伯雄答道：「在下姓黃名伯雄，黃海道仁裡村人氏，現在按察使衙門充當科長。」金有聲三人一齊說：「不知黃先生到此，多有慢待，望祈恕罪。」伯雄說：「諸位說的哪裡話來，今日之見，乃三生有幸，講什麼『慢待』二字。」

於是他四人坐在一處，各敘了年庚。有聲向伯雄說道：「閣下既是仁裡村人氏，有一位侯元首，你可認識嗎？」伯雄說道：「此人與我最相契，那有個不認識呢？」有聲說道：「他現在作什麼呢？」伯雄說道：「他現在平壤府教書。」又把他二人逃走在外，受那些顛險的事情，說了一遍。有聲說道：「那人學問最佳，可惜不能見用。」伯雄問道：「閣下怎麼認的他呢？」有聲說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只因前幾年家君作平安道詳源府的知府，上任的時候，路過那仁裡村，忽然染病，遂找宿在元首的家中。那元首與家君請醫生治病，一月有餘，那病體方好。又將錢鈔花完，元首又幫了我父子許多的盤費，才得上任，那恩情至今不忘。後來打聽人說，他遭了官司，逃走在外，所以永遠也沒報上他的恩情。」伯雄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是一家人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伯雄說道：「方才諸公說是想要倡興東學，敝人看這個事情也很好，但不知諸公怎麼倡興法？」有聲答道：「我們也沒什麼很好的方法，不過是立下一個會兒，招集些個國人，慢慢的排斥西學而已。」於是他四人越說越近，便又讓酒保重新煮了點酒，要了點菜，大家歡飲了一會。

當日天晚，有聲付了酒錢，各自回家。由此你來我往，我往你來，一天比一天的親近，遂商量著，立了一個大會專研究排斥西學，倡興東學。那些受官吏壓迫的人，漸漸歸了他們的會中。數月之間，就集了好幾萬人，聲勢甚盛，就想著要搬移政府，改換國家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日本伊藤聞聽高麗起了東學黨，他就又想出壞道來，命家人伊祿：「你去把金玉均請來。」伊祿去了不多一時，將金玉均請來，讓至屋中坐下。金玉均說道：「大人將在下找來，有何話講？」伊藤說：「賢弟不知，聽我道來。」

好一個詭計多端伊祿君，你看他一團和氣喜吟吟，尊了聲：「玉均賢弟聽我講，今日有件大事對你雲。只因你國軟弱無善政，那年上足下變法來維新，我也從暗中將你來幫助，那知道事情不成白廢（費）心，空搭上我國兵丁人無數，還搭上你那全家共滿門。到後來我的兵敗回了國，足下也逃在這邊來安身。現如今閩家用事的全都死，閣下的冤仇也算是得伸。閣下的冤仇雖然招（昭）了雪，你國家還是未能起精神。我勸你現今不必把別的顧，還是要整頓你國固邦根。聽人說你國起了東學黨，現在已經聚了好幾萬人。大主意雖以興學為名目，依我看反對政府是實雲。我看你不如人在東學黨，與他們同心共濟謀生存。我國家還是幫助著你，你國裡你再安上一個內應人。內有應來外有救，事情沒有個辦（辦）不真。你今就去投那東學黨，借著他們把勢力伸，管保你能夠成大事，管保你能夠建功勳。我今有此一件事，敢在閣下面前陳。」伊藤說罷一些話，又聽的玉均一邊把話了。

話說金玉均聽罷伊藤的言語，遂說：「我早就想著回國，只因沒有因由，今日聽大人一言，頓開茅塞，大人要果能幫助我們做事，則玉均感恩不盡了。」伊藤說：「我說話那有不算之理，你儘管放心大膽去做吧。可有一樣，你那國中能夠有內應麼？」玉均答道：「原先那樸泳孝、鄭秉夏諸人，皆與我相好，現在那些人全都被雲在霄殺了。近時與我相好的，尚有一人，就是那李完用。聽說他在朝中，也很有勢力。我今先到全羅地，投在東學黨中，然後再與那李完用捎上一封書子，他必能助我一膀臂之力。」伊藤說：「是不錯，你就此前往吧。」於是金玉均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坐上汽船奔全羅道而去。諸明公你們想想，伊藤讓金玉均，借著東學黨的勢力，整頓高麗國，他那不是真心。他是怎的呢？皆因東學黨雖然人多，盡是些無知的百姓，必不能成大事。他讓金玉均鼓動他們作亂，他好乘之這個瓜分中國吞併高麗。這是伊藤的意思，到後來果然歸了他的道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黃伯雄自從與金有聲等相好，就結為生死弟兄，他可就不回衙中辦事，天天與他們倡興東學。看只（這）邊人一天比一天隨的多，後來泰仁、古埠兩縣的人，全都隨了，也有好幾萬人，就把泰仁縣地方那座完山占了，大伙公舉金有聲為督統，那堯在天、錢中飽、黃伯雄三人皆為首領，就在那造槍買馬，聚草屯糧，想要行大事。

這日他們四人正在大帳議事，忽有小校來報說道：「外邊有人求見。」有聲不知是什麼人，只得接出帳來，將那人讓至屋中，分賓主坐下。有聲說道：「閣下家住那裡？姓甚名誰？到此有何公幹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在下姓金名玉均，漢城人氏，只因前幾年在朝居官，偶然變法，得罪國家，逃在日本，近聞閣下倡興東學，想要來此入伙，不知閣下肯收留否？」有聲說道：「在下正愁頭目少呢。閣下今日到此，真乃天然幸事。」於是他四人也各道了姓名，又推玉均為督統，玉均不肯，只得為了個頭目。當日殺牛羊，大排筵宴，慶賀新頭領。酒席前，有聲向玉均說道：「現在咱們人馬器械也很齊整，想只要行大事，可得從那下手呢？」玉均說：「督統在上，聽我道來。」

金玉均未從開口面帶歡，尊了聲：「有聲賢弟聽我言：咱們的兵馬器械俱完備，想只要行這大事不費難。我今日所以能夠來到此，全都是那伊藤博文告訴咱。他言說：『人要想著做大事，必得賴數多強大眾民權。聞人說全羅起了東學黨，你何不投奔他們到那邊？到那裡入於他們一塊內，與他們合衷共濟把任擔。藉著那庶多民力來作事，我管保能夠保國圖治安。暗地裡我還幫著你，再與你籌上道一番。朝中內結下一個大臣宰，與你們好把信息傳。』這就是裡勾外連的策，本是那伊藤博文對我言。這個道兒不知好不好，望眾位仔細參一參。」

金有聲說道：「這個計策都是很好，但是這內應無人，可怎麼辦呢？」金玉均說：「要是求那內應之人，可就不難了。」

金玉均復又開了聲：「賢弟在上洗耳聽。想只要把那內應找，不過是費上信一封。朝中大臣李完用，他與我實則有交情。今日與他送上一封信，讓他與咱為個內應。我兩（倆）耐著交情重，必然能夠來應成。」有聲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兄長快快與完用寫信吧。」玉均說：「是了。」金玉均提起三寸毛竹峰，你看他刷刷點點寫分明，上寫著：「拜上拜上多拜上，拜上了完用李仁兄。自從漢城分手後，於今七載有餘零，常思懷罪難回本國，每於無人之處淚盈盈。伊藤見我這個樣，才與我想出計一宗。他命我投奔東學黨，借著人家勢力好回京。我今入了這東學黨，為了那黨內的大首領，想只要發兵把漢城進，就是無人作個內應。我今想把兄長來累，兄長你怎麼耐難也得應成。兄長今日要應許我這件事，小弟我實在是感恩情。」金玉均寫罷這封信，貼上簽兒封上了封。選一個兵丁送了去，他這才回過頭來把話明。

話說金玉均寫完那書信，封上口，選了一個強兵送去，遂向著金有聲說道：「此信而去，大概能夠有聲，咱們等著聽信吧。」

有聲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弔過了幾天，那送信之人回來，將回書呈上。玉均一看，說道：「事情成了。」有聲說道：「既然有了內應，咱們可是從那下手呢？」玉均說：「咱們當宜先把這秦仁、古埠兩縣占了，以為根基，然後再往漢城進發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豈不是妙嗎？」有聲說道：「此道正好！」於是點齊了人馬，分做五隊，一人帶領一隊，一隊三千人，浩浩蕩蕩，殺奔秦仁縣而來。

好一個英雄金有聲，他一心要把國家興。自己創下東學黨，招納各處眾人丁。只因為高麗國王他昏弱，信任奸臣胡亂行。嚴刑苛法苦待百姓，天下黎民不得安寧。日本又來行暴虐，人民長受他的欺凌。毒虐之政甚如水火，百姓嗷嗷四境真苦情。皇上無福民遭難，這些冤枉向誰鳴？無奈才入東學黨，想要借此除奸雄。除盡朝中眾奸黨，大家好去享太平。哪知有聲主意錯，想去出道來甚平庸。日本本是韓國大仇寇，哪可與他有私通？玉均本是一賊子，哪可用他為首領？完用本是一奸黨，哪可依他為內應？一著錯了無處找，有如下棋一般同。作事總要思想到，稀裡糊塗算不中。有聲作事不思想，才創下一個大禍坑。中日因此來交戰，高麗因此失江洪。